

## 岁月深处米胖香

□王惠利

记得过去每近年关时，随着一声声“爆米胖喽！”那洪亮、划破冬日寒冷天空的粗犷吆喝声，孩子们暗淡了整年的眼帘，终于呈现出了生机。

爆米胖的师傅多是一些上了岁数的外乡人，每年像候鸟般按时来到村里，择好一处巷口、墙角，歇下挑担，做起自己的营生。而原本起哄欢呼一路跟着师傅身后的小屁孩们，此时也各自飞奔回家，缠着大人拿东西去爆。印象中，每次当外婆拿好米箩和大米、年糕，带着我一路小跑来到摊上时，那里早已排成一支由大人、小孩外加各式碗、杯、袋、篮组成的弯弯扭扭延伸得很长的队伍。

作为村上临时的聚会场所，大人们在那里有说有笑聊着家常，孩子们则不管大小、不分性别在旁叽叽喳喳，追跑打闹。当然也有一些好奇心强的，一步不离地守在摊边，在他们的眼里，将米粒放入筒里打个滚，出来就变成蓬松酥脆的“小胖墩”，简直是比魔术还要神奇的戏法。

等待的过程是幸福的，也是漫长的。好不容易轮到我家了，只见师傅先将那个架在风炉上长南瓜似的爆筒竖起，打开头部的盖子，而后接过外婆递上的大米，倒入筒内，并加些糖精。待一切准备停当，他在凳上坐下，左手开始有节奏地拉起木风箱，右手则不紧不慢地摇动筒端的摇柄。那副沉默的样子，与旁边小孩嬉戏时发出的喧闹声颇有些格格不入。

随着风箱滴答滴答的“呼吸”声，不一会，便有浓烟升起，火苗也从炉内煤炭的隙缝中蹿了出来。而随着爆筒在火上不停打着滚，筒中渐次传出了爆裂的动静，香味开始弥漫于四周。

此时的师傅，除了继续不停地摇着摇柄，还时不时看一眼旁边的气压表。约莫十分钟光景，当气压表走到了顶头，师傅停下手来，把爆筒转了个方向，对着一只长长的麻袋，再从袋口边的孔洞插进一节空铁管，套住爆筒头部翘出的小把手，一边用脚蹬铁管，一边于胸腔内猛地爆发出一声呐喊——“响喽！”

话音刚落，原本在旁正看得出神的孩子们，立即像受惊的麻雀一样四散逃开。胆小的我更是捂着耳朵躲到了外婆的身后，视线却仍旧牢牢锁定着那个即将发出巨响的物体。

只闻“砰”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，爆筒应景地爆发出了酝酿已久的能量。香喷喷、白乎乎的“膨胀物”，于一片腾起的热气、飞扬的尘土中，“沙沙沙”从筒中蹦进了袋里，刚才还扁扁的袋子立马像一个“魔法袋”般鼓胀起来。孩子们那被枯燥包裹的心，也仿佛被爆竹点燃似的，在噌地一下蹿上了天的同时，“哄”地一下重新聚拢过来。

此时的外婆，已将米箩递到袋口边。眼瞅着白花花的珍珠般润莹光泽和温热香气的米胖渐渐堆满米箩，早被那四溢香气给勾去魂的我，忍不住伸手尽力抓上一把。

刚爆好的米胖干燥松散，捧在手上烫乎乎的，加之有棱有角、如珠似玉的模样，好一派繁荣丰收景象。凑到嘴边含上几粒，清脆芳香略有些甜，转瞬便与唾液相溶而化，连同炉火的余温吞下了肚。

早年拿到摊上去爆的东西，既可以是大米或籼米，也可以是玉米、黄豆等杂粮。较之现在的新式爆米花，传统米胖在香甜度上要逊色许多。但或许是它独有的那份在铁筒中一路飘出、淡如风浅似雾的烟火气，使之至今仍在我的记忆深处飘散！



## 把最好的带回家

□白万伟

春节，无论身处何地、何种境遇，我们的心都会释然放空，调至最暖，向着家的方向，不辞辛劳，辗转奔波，与故乡相拥，与家人团聚。多年离家，恍然成“客”。故而年终，我也在筹划，一定要将除年货之外最好的礼物塞入行李，共赴归程。

故乡，最忆是蓝天。雾霾当道的日子，那片任性通透的“故乡蓝”就愈发清澈，屡屡入梦。每当晒出家乡小伙伴传来的“天空”时，城里的朋友都艳羡不已，我也乐于如此“拉仇恨”。这年，我爱上了摄影。春节，一定将新买的相机带回家，全景记录下那片迷人的“故乡蓝”，以及那片天空下令我魂牵梦萦的山川树石、田野老屋，令我朝思暮想的家乡味道、邻里乡亲，还有生我养我的年迈爹娘。这将是我来年“反刍”的给养，永远的乡愁。

无论多忙，写作是我一直默默坚守的事。这年，新作又增添了不少，字里行间有我对故乡的感恩牵念，更有我一年的心路历程。春节，一定将新写的散文整理、打印、装订带回家，读给父母听，留给二老看，借此将一年来辞去旧职、与人相处、思考人生的故事和作品成绩作个汇报，满足他们有个毫无名气作家儿子的“小骄傲”。而我相信，这些透着温度的文字，定将在老家“地气”的熏蒸下，变得更有味道和厚度。

妻子说：做家务的男人最有魅力，我信了。工作之余，时常下厨，并跟着电视网络琢磨几道拿手菜，屡试不爽，一不小心夺了妻子家庭主厨的位子。春节，一定将新练的做菜手艺带回家，孝敬一下父母。用土生土长的红薯做盘拔丝红薯，用

家种黄豆制的豆腐做盘麻婆豆腐，用家养土猪的前腿做顿红烧肘子，用农家肥种的南瓜做锅南瓜八宝粥……由我掌勺的年夜饭，定会弥补很少回家的亏欠，让辛苦一年的父母略感安慰，绽放笑颜。

女儿是我的小棉袄，更是父母的宝儿。一晃，从个小不点儿长成了大姑娘，天真叛逆是有的，但因这也是成长，同样令我满心欢喜。留守老家的父母，一年未见孙女，自然甚是想念。春节，一定将长大的女儿带回家，让二老惊喜地摸着女儿的头，说声“长这么高了呀”，然后拿出各种我儿时的零食塞满她的口袋和双手。我也会鼓励女儿将新学的歌曲唱给爷爷奶奶听，让女儿给奶奶梳一梳头，给爷爷捶一捶背。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，定会让父母幸福满满。

每次通电话，耳背的母亲总会扯着嗓子叮嘱“别太累，注意身体”，且一遍又一遍重复儿时玩伴“一个因糖尿病去世，一个因脑淤血卧床不起，一个因喝醉酒出车祸重伤”的伤感故事。我懂母亲的心，也更加珍爱身体：少喝酒，少加班，多宽心，多锻炼，坚持爬山、暴走。一年坚持，体重正常，血压正常，身板也更加结实。春节，一定将一个健康快乐的自己带回家，帮父母挑几担水，劈一堆柴，做一些开春下地耕种前的准备。让他们放心，打拼生活的路上，儿子扛得住。

有一道“我们还能陪父母多久”的算术题，一直现实而残酷地拷问着我

的心。每过春节，快乐之外，还有伤感，伤感于陪伴父母的次数又减少一次，无奈只能将“这次”充分利用，多些陪伴。春节，一定要尽可能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，把手机放下，网络关掉，把活动压缩、应酬减少，将更多陪伴父母的时间带回家，陪父母晒晒太阳聊聊天，回忆过往，了解近况，谈论将来；陪父母逛街串门儿，与乡邻互致问候，加深感情；陪父母干点活，吃顿饭，哪怕默不作声坐一会儿，都是最温暖的时光。

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。不管离家在外风光也罢，落魄也罢，成功也罢，失败也罢，有为也罢，无成也罢，春节这一刻，我们都回归一个共同的角色：故乡的游子，父母的孩子。即便回家变回铁蛋、翠花，对故乡对父母而言，你始终都是春节带回家的最好礼物！

# 年的味道

